

纸船明烛照天烧

□张存金

曾记否,那一年,是庚子年,鼠年闰月,多事之秋。

猝然而至的新冠疫情肆虐武汉,继而侵袭全国,闹得一片乌烟瘴气,至今让人不堪回首。好在魔高一尺,道高一丈,中央一声号令,全国上下勠力同心,共克时艰,很快打退病毒的第一波进攻。驰援江城的医护人员凯旋的时候,正是草长莺飞、春回大地的季节。居家隔离宅久宅腻的人们,突然解封走出家门,顿感天高地阔,柳暗花明,空气比任何时候都清新,阳光比任何时候都灿烂,春光比任何时候都明媚。“摧伤虽多意愈厉,直与天地争春回”,这个春天注定是从血与火中争回来的,注定是凭着真刀真枪夺回来的。那个当口,刚从惊恐不安中走出来的人们,是多么期待从此春暖花开、天下无恙啊!

可是,事不遂人愿,端的是“乍暖还寒时候,最难将息”。料峭春风并没有吹散毒雾疠气,“今日欢呼孙大圣,只缘妖雾又重来”。狡猾的新冠病毒如魔似魅,随处游走,来无影去无踪,动无声静无息,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。闹东闹西闹南北,一闹就是全中国;闹美闹欧闹东亚,一闹就是整个世界;闹子闹丑闹寅卯,一闹就是三个春秋。

在动态清零的特殊环境下,三年来,我们养成核酸检测的自觉。那种“一根棉签搅动天下诸喉,三寸试管探明人间阴阳”的日常,让人们品尝了“一统(捅)天下”的味道。三年来,我们熟悉出行亮码的程序,那种“防护严隔离严管控严核筛严,一言既出;健康码行程码检测码防疫码,驷马难追”的严谨,让人们感受层层把关的精细。三年来,我们适应封控宅家的静默,分享袍泽同亲、守望相助的温暖,但也担受了“很怕出去回不来,又怕回来出不去”的困惑。三年来,我们领略群防群治的艰辛,那种“控疫如用篦,根根细发层层捋,务求面面俱到;防人如带球,步步为营处处盯,终能久久取功”的良苦用心,让人们共享减少感染的万幸。

三年来,我们习惯了出门戴口罩,那种“遮鼻遮口遮脸面,隔病隔毒隔风险”的效果,让不少青春女性找到古代闺范中“笑不露齿”的惬意和“独具慧眼”的自信。也让不少年轻男士找到“福星高照(罩)”的欣慰和“深藏不露”的矜持。口罩半遮半掩,盖住大半部颜面,袒露在外的只有一双眼睛。人们路上偶然相逢,四目相对时,往往就是凭借那双眼睛辨识生人熟人。碰见熟人不便碰肘,更不想握手,常常是以笑示好,以目传意。口罩封住了嘴巴,人们学会用眼睛说话,目光交流意犹未尽时,嘴巴再做补充表达。防疫情况下,眼睛就成了信息传递的主要窗口,即便男女偶遇打招呼的眉来眼去,也不再视为过去那种浪漫式的“秋天的菠菜”,反倒当做现实版的萝卜白菜,成了一种约定俗成、见惯不怪的礼貌表情。李白说,“桃花潭水深千尺,不及汪伦送

我情”,其实,人的眼睛就是一潭望不见底的春水,肯定要比桃花潭水还要深。用眼睛说话,情更深,意更浓,味更足,特殊时期的生活饶有情趣,有时就表现在这些有意无意的错位中。

三年来,我们习惯了少聚会,不聚餐,有些活动利用互联网在线上进行。这种“云来云去”的云端传播,既简便又快捷,还能让人们足不出户即可平步青云,将所有应得到的东西一网打尽。大中小学学生也适应网上课堂,从虚拟的平台上感知大千世界。这都是疫情倒逼人们一步登天,学会腾云驾雾的功夫。不聚餐不仅避免醉酒暴食,还省却许多庸俗酬酢,平添更多家庭团圆的机会,让肠胃和身心都回归平静。三年来,我们看惯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防疫的放任自流,到处混乱不堪,鸡飞狗跳。那种“各人自扫门前雪,莫管他人瓦上霜”的所谓躺平,实在是不负责任,冷酷无情。疫情发生以来,仅美国就夺去数以百万计的鲜活生命。

“沧海横流,方显英雄本色。”这三年的防疫抗疫,让我们亲身经历许多,感受许多,领悟许多。最刻骨铭心、难以忘怀的,就是中央的领航导向,科学防治,精准施策;就是各级党政的冲锋在前,顽强拼搏,同时间赛跑;就是医护人员的舍生忘死,救死扶伤,与病魔较量;就是子弟兵和公安民警的闻令而动,雷厉风行,双剑合璧斩毒爪;就是人民群众的同舟共济,众志成城,结下防守的天罗地网;就是作为志愿者的小人物,迎难而上,倾情尽力,为抗疫一线雪中送炭,锦上添花。从中央到基层,共同形成抗击病魔的强大合力,共同谱写感天动地的慷慨壮歌。

新冠病毒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孽障,其基因不断发生变异。自从被发现以来,陆续出现以希腊字母命名的阿尔法、贝塔、伽马、德尔塔、奥密克戎等变异毒株。到了奥密克戎株一代,传播速度越来越快,传播能力越来越强,致病力却越来越弱。中央立足生命至上的原则,从国家发展全局、世界防疫大局出发,审时度势,综合研判,采取新的防疫方略,逐步取消主要项目的检测检查,逐步放开封控管理。由动态清零到优化调整,由乙类甲管到乙类乙管,由重点防感染到重点防重症、保健康,并且将疫情名字由新冠病毒肺炎更改为新冠病毒感染。自此,防疫进入新的拐点。这是一个长达三年漫长阶段的终结,也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。

原来国家和社会承担疫情防控的主要责任,现在实行优化简化,人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。放开之后,新冠病毒突如其来,来势汹汹,如潮水一般淹没一座又一座城市。作为超大城市的首都北京,首当其冲,成为病毒感染暴发流行的前沿阵地。可恶的奥密克戎毒株,像一群被打急的狗,东蹿西跳,无孔不入,疯狂地咬噬人们健康的肌体,连整日与病魔打交道、有

丰富防治经验的医生护士也未能幸免。人们从惊诧“你阳了”,到惊奇“你还没阳”,只不过短短十多天时间。眼看着北京就成了“羊城”,上海、广州等城市很快“羊群今日满山坡”,菏泽也开始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了。

那些日子,人们有的在家养阳,有的在家躲阳,客观上是在等阳,谁也不愿意出门。知道大街上肯定有“羊”,可又满大街看不见“羊”的影子,谁知道“羊”在谁怀里揣着呢。不怕一万,就怕万一,还是守在家里安全。一时间,冬天的大街上人越来越少,一派萧瑟冷落。有的“杨过”了,有的“杨康”了,有的不慎二次感染,成了“王重阳”。没用彩排,大家心照不宣地演绎一场“神雕侠侣”的新版故事,就差小龙女上场了。

这个时候,人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,“动态清零”的三年中,为了严格控制感染源,确保民众人身安全,国家耗费多少人力、物力和财力啊!对少部分阳性患者实施集中治疗、封闭管理,大多数没被感染的人才能出门放心,见人安心,办事坦然。不然的话,前几波病毒正是致病力最强的时候,不知道会伤害多少人呢。

我和妻子去北京看孩子,正赶上放开后第一波疫情涨潮的时候,没几天便被汹涌澎湃的潮水湿了身。妻子先中的招,开始发烧呕吐。原本祖孙三代住在一起,家里有了“阳人”,儿子一家就搬了出去,我留下陪伴照顾妻子。为了预防交叉感染,让她单住一间屋,尽量少出来。厨房、餐厅、厕所共用时,尽量错时、消毒、戴口罩,避免密接。有时候送饭、送水,也保持一定距离。我对老伴开玩笑:“夫妻本来是最密切的关系,让病毒弄得有了戒备,似乎找到相敬如宾的感觉,还得学学举案齐眉。”妻子立马提醒我:“你得小心呢,但愿能躲过这一劫。”说这话的时候,似乎都有一种咫尺天涯的感觉。

躲劫的话说了不过三天,我就被奥密克戎撞上,也开始发烫头痛起来。两口子都阳了,狭窄的单元房成了名副其实的“牧羊圈。”我逗妻子开心:“如今两个羊喜在一起,懒在一起,真的就是喜羊羊、懒羊羊,成双成对了。”妻子说:“病毒都缠上身了,你还有心说笑话。”我说:“咱俩一起阳也好,这叫同心相映、同病相怜。如果你阳了我不阳,就像故事里讲的,老惦记着楼上那只靴子什么时候落地,心里会不得劲。反正阳都阳了,咱就安安心心地阳,阳它个阳春白雪,阳它个丹凤朝阳。”老伴不知是没听明白,还是嫌我说得多,反正没吱声,回房间吃连花清瘟去了。

我赶紧找到布洛芬,一边拆盒,一边想网络上的那个段子。一位不识字的农民去药店买布洛芬,胡二马约说成买“贝多芬”,店员说没有“贝多芬”,有“达·芬奇”要不要,弄得农民一头雾水,有些懵圈,一时找不到北了。我想着想着就想笑,其

实,这也没什么好笑的,贝多芬是音乐家,达·芬奇是大画家,二人都是世界顶级艺术家,而艺术是包治百病的,说不定两人的代表作品“爱格蒙特”和“蒙娜丽莎”,也是二味好药呢,一听名字就解毒。既然感染了,我心里反倒踏实许多,丢掉许多担心和小心,就给妻子调侃说:“老夫老妻同在一个屋檐下,很难分清你我,感染也是大概率的事。如果感而不染,那还算什么口子。”妻子刚清罢瘟,可能有点不舒服,想笑没笑出来。我接着说:“咱俩刚吃了药,还是躺床上发汗去吧。”不知道为什么,这几天一说起疫情,我就很自然地想起武汉。想武汉就捂汗吧,于是,我们就回到各自的房间里捂汗去了。到了这个时候,夫妇因病分房而居,反倒觉得天涯咫尺。

在我得病之前,北京文化界的朋友荣先生,曾提前约我和另一位朋友徐先生一起,去附近一家稍有特色的“羊大爷”饭馆吃涮羊肉,我当时答应了,现在中招就不能去了。我便打电话说明情况,结果他们二人也都阳了。我就给他们开玩笑,都是因为预约“羊大爷”饭局,才让我们三人欲羊先阳,三阳开泰了,但愿阳后再羊,吃出吉祥。

涮羊肉吃不成了,新冠病毒却不放过对我的折磨。好在早前就了解感染后可能出现的各种症状,如今这些症状就像小学生成的课程表一样如期发生,接踵而至,只是症状的轻重因人而异。我分明地感触到,病毒攻击上呼吸道,不是一下子长驱直入的,而是先在咽后壁处集合,然后开始扩增、生长、繁殖,形成粉色的滤泡,再向呼吸道深处进发。咽后壁在嗓子前端,上牙膛硬腭和软腭中间,悬雍垂附近,这个地方既隐蔽又关键,可是进入人体腹地的必经之路、咽喉要塞啊,奥密克戎何其诡谲狡诈,竟然选择这么个兵家必争之地着陆,也算魔有魔道了。难怪乎咽部像刀割一样疼,原来就是这些家伙在捣鬼。

发烧浑身酸疼那阵子,我自觉意识到,正是体内免疫系统与进攻的病毒展开激烈搏斗的时候。那是一个没有硝烟的特殊战场,刀枪相对,拳脚相加,只可意会,不可触摸。所能做到的,只有多吃饭,多喝水,适当服药,好好休息,源源不断地为自身免疫系统储备有生力量,才能保障自我免疫功能奋力杀敌,稳操胜券。在那个节骨眼上,对一个人来说,这就是一场塔山阻击战,就是一场延安保卫战,就是一场抵御外敌入侵的自卫反击战。一朝变阳,七天之痒,我和妻子都是一周左右转阴的。

疫情发生以来,由于持久频繁地做核酸检测,并经常不断地使用其结果,因而“阴阳”便成了近年来使用频率较高的热词,“阴阳”观念也成为每个人须臾不可忽略的主导理念。每天晚上睡觉或清晨起床,心中总会默祷:“今天仍然阴着,明天千万别阳。”孰阴孰阳,一时成了整个社

会不约而同的关注、惦记和牵念,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,如影随形,挥之不去。天长日久,对传统阴阳学说感兴趣的人也越来越多。虽然此阴阳非彼阴阳,但终归都是阴阳。

说阴阳,道阴阳,其实,阴阳有名而无形。阴阳是一个简朴而博大的中国古代哲学概念。说其简朴,一看自明,说其博大,深奥无极。阴阳的最初含义,仅仅是指日光的向背,向日为阳,背日为阴。《诗经》所载“既景乃冈,相其阴阳”,老子所说“万物负阴而抱阳”,都是这个意思。后来古代先哲先贤们仰观宇宙、俯察万物之后,认为自然和人类世界中所有对立又相连的现象,都可以用阴阳来概括,把这个词一下子整大。阴阳者,宇宙之能始,万物之纲纪、血气之男女,大千世界、芸芸众生,无所不包。世间一切现象都有正反两方面,譬如天地、日月、昼夜、寒暑,譬如男女、忧喜、治乱、盈虚等等。这是两种对立统一、相互消长的势力,既对立制约,又互根互用、相互转化,此消彼长,此长彼消,由此推动自然和社会的不断进展进步。这就是阴阳,这就是自然规律,这就是天地之道。用阴阳这个概念,指代存在于宇宙间一切事物中的两大对立面,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,体现东方哲学的大智慧。道之道,非常道,一阴一阳谓之道,不道自明也。

在相互依存的阴阳矛盾中,正常情况下阳为主导而阴为从属,即阳主阴从。阳一般给人的印象是上升的、温热的、明亮的等,阴一般给人的印象是下降的、寒冷的、晦暗的等,如平常所说的阳刚、阴柔,阳光、阴影,阳台、阴沟。不知为什么,核酸检测的结果,健康的是阴,病毒的却是阳,似此颠倒阴阳,从一开始就觉得别扭。后来才知道,这种实验式化验所得结果的表示方式,是根据新冠病原体存在的“有无”设定的,有则呈阳性,无则呈阴性,也不知道是不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国际惯例。虽然对这个事基本弄清,但对康呈阴病呈阳,心里还是不大舒服,总觉得把阳和病毒搅和在一起,似乎让“阳”受了委屈。

人是万物之灵长,人体更是典型的阴阳结合体。在中医理论体系中,把对于人体具有推进、温煦、兴奋等作用的物质和功能统归于阳,对于人体具有凝聚、滋润、抑制等作用的物质和功能归于阴。就人体部位而言,上部为阳,下部为阴,体表为阳,体内为阴。就人体循环而言,各种机能活动为阳,汲取的营养物质为阴。人只要活着,阴阳就存在,阴阳一旦分离,生命也就终止。人体保持健康,最关键的就是保持阴阳平衡。阴阳调和,就能达到筋脉和顺,骨骼坚固,气血顺从。这样,正气运行正常,邪气就不能入侵。

(下转7版)